[illegible]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殺有禮禍莫大焉○
[illegible]○好殺者死之徒也○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為陰德
三才治人。

[經]殺為凶虐。其惡莫大。○脩德福應。多殺禍及○衆生相尅。以喪其命。隨
行所隋嗇受殃禍○有形之惡。好殺者也。

[道]殺不辜者得不祥焉。○殺人取財。則誅降戮。服見殺加怒。死有餘戮。殃及
子孫○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殺人之罪。天所不赦。不有人禍
必有陰誅。雖曰殺人。適是自殺。○殺人而致於枉。則死者必不服。而陰訟
起也。

感應

漢李廣為武帝將。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
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illegible]

[illegible]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illegible]
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illegible]
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
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秦白起善用兵。封為武安君。昭王四十七年攻趙。殺趙將趙括。坑降卒四
十萬。前後斬虜首又四十五萬。後秦復攻趙。起稱疾不行。昭王怒。遷之陰
密。行至杜郵。賜劒自裁。起曰。我何罪。良久曰。長平之戰。趙卒降數十萬人。
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唐尚書蘇頲少時有人相之云。當至尚書。位終二品。後至尚書三品。病亟。
召巫覡視之。巫云。公命盡矣不可復起。頲因復諭以相者之言。巫云。公初實
[illegible]殺二人。今此二人地下訴公。所司減二年壽。以此不至三
[illegible]吏訴縣令。頲為令殺吏。乃嗟歎久之而死
[illegible]和中。破蕃於白羊澗。八戰七捷。優制褒美擢
[illegible]文武材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illegible]

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撫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若有所爭者曰我壽當八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為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服俄而氣絶以婁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為政得不慎與

宋隆興初新淦縣丞徐從政者被憲檄充承勘官將宿于吉之境上徐氏家其家前一夕夢神人謂之曰明日有徐侍郎来宿汝家他日蒞吾州宜善待之至晚果有徐從政者至遂具盛禮相延及回復夢神人謂之曰徐從政此行受人金子枉一人命天曹已減三十年壽官止于此徐氏遂不復相接丞深訝之謂初不相識而相待若此既已相識而反無一人出相見乃詢其故指暮一老父出語以夢中之事丞愧形于色自後常若有人隨其左右及替赴調用舉主改官文字方下而卒于邸中年三十四初傳其死鄉人不之信謂渠方得運即踐清華及聞是事莫不惜其用心之謬而夭折若是

漢王忳字少琳為郿縣令之部亭夜宿樓上忽見鬼數人內一女子稱欲訴冤無衣自進忳以衣與之進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官所過此亭宿亭

長殺妾大小十口。埋在樓下。劫取李家財物。亭長今為縣門下游徼。忳曰。當為汝報之。勿妄殺良善也。鬼投衣而去。忳旦召游徼詰問。即服。收同謀十餘人。並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葬之。亭遂清寧。

宋永嘉中。琅琊諸葛覆為九真太守。家累悉在楊都。唯將長子元崇赴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始年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是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叙父亡及身被殺委曲。屍骸流漂。怨酷無雙。奉違累載。一旦長辭。銜悲茹痛。何可云喻。歔欷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因卧窓下床上。以頭枕窓。母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其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于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為長史。道立即陳氏從姑兒也。具疏夢記二徐驗之。徐道立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日。悉如鬼語。乃收行凶二人。即皆款服。依法殺之。差人送喪達楊都。

唐李文敏者。選授廣州録事參軍。將至州。遇寇殺之。沉於江。俘其妻崔氏。有子五歲。隨母而去。賊即廣州都虞候也。其子漸大。令習明經。甚聰俊。諳

京赴舉下第。乃如華州及渭南縣東。馬驚走不可制。至夜入一莊中。遂投莊宿。有所衣天淨紗汗衫半臂。主人嫗見之。曰。此衣似頃年夫人與李郎送路之衣。郎既似李郎。復似小娘子。取其衣視之。乃見頃歲製時為燈燼燒破半臂帶猶在。其家遂以李文敏遭寇之事語之。此子罷舉。徑歸問母。母具以其事對。遂告於官。官乃擒都虞候。縶而詰之。所占一詞不謬。乃誅之。而給其物力。令歸渭南。

宋宣城水陽村陸陽字義若。以醫稱。建炎中。編脩朱篳老避亂攜家南下。其妻病心躁。呼陸治之。妻為言吾平生氣血劣弱。不可以服涼劑。今雖病心躁。而不作渴。蓋因避寇驚憂傷飢所致。切不可投我以涼藥。編脩嗜酒得渴疾。每主藥必以涼為上。不必與渠議。我有珎珠可為藥直。故丁寧相語。陸診脉得傷寒陽證。煑小柴胡湯與之服。婦人曰。香氣類柴胡。君且審之。我服此則立死。陸曰。非也。可寧心飲之。婦人申言甚切。陸竟不變。纔下咽。吐瀉交作。婦人遂委頓。呼云陸助教與汝地獄下理會。語罷而絕。後數年。溧水李氏子病瘵。召陸療之。陸至用藥數日。未效。出從偈家飲酒。而索

錢弁酒饌於李氏甚急。李氏之兄怒叱不與。及帰已黃昏。乘醉下藥數十粒。病者云藥在膈間热如火。又云到腹中亦如火。又云到臍下亦如火。須臾大叫痛不可忍。自牀顛悸墜地。至夜半。陸急投附子丹砂。皆不能納。潛引舟遁去。未旦李死。至紹興九年。陸暴得病。日夜呼曰。朱宜人李六郎。休打我。便去也。竟旬日而死。

宋羅汝楫。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登聞鼓院。歷官至監察御史。附秦檜。踰月遷殿中侍御史。希檜意。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有異志。竟誣殺之。楫居父喪。忽暴死。其子頴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曰。吾政治善。姑往祠之。甫再拜。遽卒于前。其從者咸見岳飛擊之。故至於死。

宋趙廷臣。故渝州洞戎。詐約諸酋降朝廷。乃盡醉而殺之。揚言其叛。掩為已功。而取其財。廷臣遂被顯擢。一夕夢所殺諸酋謂曰。我當為尔子以報尔。未幾。廷臣生子諗。年未三十及第。為國子博士。忽以狂逆伏法。廷臣坐是。與其妻女皆分配嶺外而死。家財盡入官。其報應如此。

涼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讖博達多識。蒙遜重之。魏遣李順封蒙遜為涼王。且求曇摩讖。蒙遜不與。曇摩讖欲入魏。數自請行。蒙遜恭然大怒。遂殺之。既而左右見曇摩讖當晝以劍擊蒙遜。遂得疾死。

唐蜀郡法曹參軍曹惟恩。當章仇兼瓊之時。為西山運糧使。甚見委任。惟恩白事於兼瓊。與語畢。令還運。惟恩妻生男有疾。因以情告兼瓊。請留數日。兼瓊大怒。叱之。令出。集衆斬之。其妻聞之。乘車攜二子來與之訣。惟恩已辮髮束縛。兼瓊出臨斬之。惟恩二子叩頭食土。來抱馬足。馬為不行。兼瓊為之泣下。云業已斬矣。郡有禪僧道行至高。兼瓊每師之。禪僧乃見兼瓊曰。曹法曹命且盡。請不須殺。兼瓊乃赦惟恩。明日使惟恩行瀘府長史事。賜緋魚袋。專知西山轉運事。仍許與其妻偕行。惟恩至瀘州因疾。夢一僧告之曰。曹惟恩一生中。負心殺人甚多。無分毫善事。今冤家債主將至。為之柰何。惟恩哀祈甚至。僧曰。汝能度兩子為僧。家中錢物衣服盡用施寺。仍令家素飡。堂前設道場。請名僧晝夜誦經禮懺。可延百日之命。如不能。即當死矣。惟恩曰。諸事易了。然苦不食若之何。僧曰。取羊肝水浸。加以

掛醬食之。即能飡矣。既覺具告其妻。妻賚之。即以兩子為僧又[illegible]
場轉經。且食羊肝。遂能飡。如是月餘。一日晨坐。忽見其亡母。與其亡姊偕
来視之。惟恩大驚。趍走迎候。有一鬼子。手執絳幡前引。陞自西階植絳幡。
其亡姊不言。但於幡下舞。儌儌不輟。其母泣下曰。吾兒平生不知罪。殺人
無數。今寃家欲来。吾不忍見尓受苦辛。故来視尓。惟恩命饌祭母。母食之。
其姊舞不已。竟不交一言。母食畢。與姊皆去。惟恩疾轉甚。於是羊肝亦不
食。常卧道場中。覺有二青衣童子。一坐其頭。一坐其足。惟恩問之。童子不
與語。而[illegible]甚閑暇。口有四牙。出於脣外。明日食時。惟恩見所殺人。或披頭
潰腸。斷截手足。或斬首流血。盛怒而来。詬惟恩曰。逆罪與我同事。急乃殺
我以滅口。我今訴于帝。故来取汝。欲陞階而二童子推之。不得進。但慢罵。
日中乃去。惟恩知不免。具言其事如此。每日常来。皆為童子所推。不得至
惟恩所。月餘忽失二童子。惟恩大懼。與妻子訣別。於是死者大至。衆見惟
恩如被曳狀。墜牀下。遂卒。初惟恩為澤州相州判司時。養賊徒數十人。使
所在為盜。及事發。則殺之以滅口。前後殺百餘人。故禍及也。

唐盧叔敏居緱氏縣即故太傅文貞公崔祐甫之表姪時祐甫初拜相有書與盧生令應明經舉生遂自緱氏赴京行李蕭然有驢兩頭載書冊一奴纔十餘歲初發縣有一紫衣人擎小幞與生同行云送書狀至城辭氣甚謹生以童僕小甚利其作侶扶挺鞍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愧至鄠領早發十餘里天纔明紫衣人與奴驅驢在後忽聞奴呼聲云被紫衣毆擊生曰若奴有過但言必為科決何得便自擊也言訖見紫衣人懷中抽刀刺奴洞腸流血生乃驚走初尚乘驢行數十步已見紫衣人在後遂棄驢并靴馳十數步紫衣逐及以刀刺倒與奴同死於嶺上時緱氏尉鄭楚相與生中外兄弟晨起於廳事坐久忽困睡夢生被髮血污面目謂曰某已被賊殺矣然此賊今未可得乃牽白牛一頭來跛左腳曰兄但記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賊從河中府與同黨牽牛來於此過入西郭門最後驅此者即賊也鄭君驚覺遂言於同僚至明日果有府牒至令捕賊河南尹於生書帙中得崔相手札補賊益急而蹤跡不能得至明年七月末鄭君與縣宰計議至其日五更潛伏弓矢於西郭門外鄭君自

領徒往伏於路側至曉果有人驅牛自西來後白牛跛脚行遲二人驅之其牛乃鄭君夢中所見者遂擒之并得其黨六七人驅跛牛者即殺盧生賊也問之悉伏云此郎君於某有恩某見其囊中書謂是綾綺遂劫殺之及開視乃非也唯得綃兩段耳自是以來常彷彿見此郎君在側如未露尚欲歸死今就執豈敢隱乎因具陳本末與其徒皆戮於市

五代時孟蜀工部侍郎劉義度判雲安日粗暴簡略於刑獄尤不留意枉濫殺人人多怨之一夕押衙覃隲夢與友人胡鍼同至一官署見卒數人押劉入廳前身被杻械又有五人與劉對辨喋喋往復劉有屈服之詞久而方退於行廊下見進飲食者皆是鮮血因問傍人荅曰劉公枉殺此人故被訴冤追逮至此又問可得免乎荅曰彼枉殺人理當相報何可免也及寤亟見鍼言之鍼夢亦同因大駭異祕之不敢泄時劉尚無恙然亦昏憒異常日人盡怪訝未幾果暴死

唐坊州宋參軍少持金剛經及之官權於司士宅住此宅舊有鬼怪家知之每夕誦經一夕忽見婦人立於戶外宋問爾非鬼耶曰然又問幽明理

殊當不宜見得。非有枉屈之事來。婦人便悲泣曰。然身是前司士妻。司士奉使。其弟見逼。拒而不從。因此被殺。以氊褁屍。投於堂西北溷廁中。不勝穢漬。人來多欲陳訴。俗人怯懦。見即心懼。所以幽憤不達。凶惡驟聞。執事以持念為功。當大庇含識。頷垂哀憫。宋云。初官位卑。不能獨救。明日當白府君。其鬼乃去。又明具白其事。於是掘地及溷。不獲其屍。其夕婦人又至。問何以不獲。答云。西北只校一尺。明當求之。以終惠也。依其言果獲之。氊內但餘骨在。再為洗濯。移於別所。是夜鬼又來。拜謝歡喜。謂曰。垂惠過深。難以上答。雖在冥昧。亦有所通。君有二子。大者難養。小者能繼。且有榮位。兼言宋後數政官祿。又云。無以報使君。宋見府君。且敘所論。府君令問己更何官。至夕婦人又至。因傳使君意。答云。一月改官。然不稱意。當遷桂州別駕。事皆有驗。初宋問身既被殺。何以不報。答曰。此人今為宣城令。不仁不義之事。已訴於天。更三年當受重刑。死入地獄。受諸楚毒。永劫為畜生。宋後四年過宣城。問其前令。果以去年得罪被戮。

唐裴炎拜侍中。時裴行儉破突厥有功。炎沮之。乃斬降虜伏念等五十人。

後炎親見伏念等來曰。爾殺我我今假手於人以報爾。未幾為徐敬業所斬。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遂殺孔父而取其妻。唐武公業有妾曰非烟。纖麗容冶。隣人趙象從墻窺見而悅之。乃乘公業直宿。遂越牆而通焉。公業覺之。撻非烟至死。二子之愚甚矣。不旋踵間。華父受禍。趙象坐是遊于江浙間。常見非烟隨之。亦亡。

唐洪州司馬王簡易者。嘗暴得疾。腹中生物如塊。隨氣上下。攻擊臟腑。伏枕逾月。一夕其物逆上觸心。遂死。數刻方寤。謂所親曰。初死見鬼使。自稱丁郢。手執符牒云。奉城隍命來追。某即隨去。行十餘里。始到城隍廟。聞有人云。王君在世。頗聞脩行。未合身亡。何遽至此。及見城隍告曰。某未合死。且乞放歸。城隍命左右檢簿畢。曰。猶有五年。且放去。遂活。至五更。腹內物又上觸心。死而復活。云適到冥司。被小奴所訟。辭氣不可解。其妻問奴何人也。簡易曰。某舊所使童僕。年在妙齡。偶因約束。遂至斃。今腹中物塊乃小奴為祟也。適見前任吉州牧鍾初。荷大鐵枷。著青布衫。手足械繫冥司

勘其非禮殺人事甚急妻遂詰云小奴庸下何敢如此簡易曰世間即有
貴賤冥司實無貴賤妻又問陰間何罪至重簡易曰殺人為重切宜戒慎
言訖而卒

唐王鐸為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北安靜宜於楊全玫有舊乃避地浮
陽與其幕客偕行皆中朝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
從客侍姬有輦下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謀
於其父之客客有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勸
從訓圖之伺鐸至甘陵遣輕騎數百盡掠其囊裝姬妾而還賓客皆遇害
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殺却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凶誕如此後軍亂彥
禎父子見鐸等乘馬出入軍中迷惑不知所為遂為亂軍所殺

宋江南上元縣一民暴死三日復甦云至一殿庭忽見唐先主械繫甚嚴
竊民驚問曰主何至此曰吾為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坐是冤
訴故因此爾既得還可語嗣君凡寺觀鳴鐘當延之吾受苦唯聞鐘則暫
息或能為作一鐘尤善吾在位嘗與于闐國交聘彼遺吾一玉天王像吾

嘗置於髻。後藏於瓦棺寺佛左膝。人無知者。爾以此事爲驗。民既還家。具白其事。主親詣瓦棺剖佛膝。得之感泣。遂造一鍾於清涼寺。以玉像建塔藏于鍾山。

宋元嘉中有李龍等夜行劫掠。時丹陽陶繼之爲秣陵令。捕獲龍等詰問之。詞連大樂伎。蓋劫發之夜。此伎與同伴就人作樂。陶不詳審。爲作款列。隨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通塞。并諸劫十人斬之於郡門外。此伎辯惠多藝。有聲譽。將死之際。曰。我雖賤隸。未嘗爲盜。陶令枉見殺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當陳訴。因彈琵琶數曲而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灑泣。經月餘。陶夢伎至案前曰。昔枉見殺。實所不分。訴天得理。故來取公。便躍入陶口。落腹中。陶即驚寤。忽倒絕。若風癲狀。良久蘇醒。有時復發。發即夭矯頭反着背。四日而亡。

晉河間張麤經蹟二人相善。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遊鍾嶺。坐飲山椒。麤酒酣失性。斬蹟。蹟是夜託夢於母。自陳爲麤所殺。投苑澗中。脫裳覆腹。尋覓之時必難得。當令裳飛起以示處也。明日求之。果如所夢。於是告官。

追捕麤知事露將謀叛逸始出門見曠執雙刀来刺其面不得去遂還繫伏誅。

晉山陰縣令石密嘗為御史誣奏殺句容縣令萬默默臨刑曰我無罪而子枉殺我幽冥之中我將圖報也言訖就死一日密忽見默持刃来令左右急衛已捍避之際奄卒而死。

涼西城校尉張頎素與翅儉不相能誣搆殺之儉臨死曰我為鬼而有知不捨爾也後頎夜見白狗以劒斫之不中頎忽偃仆不能起左右見儉在傍頎遂絕。

昔支法存者本胡人生長廣州善醫術家鉅富有八尺毾㲪作百種形像光彩耀目又有沉香八尺牀居常芬馥王譚為廣州刺史長子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時王譚貪虐無道遂誣法存豪縱不法殺之而取其財法存死後嘗現形府舍擊閤下鼓似若稱冤如此經月譚得病恒見法存在左右遂死劭之還至楊都亦亡。

唐周仁軌京兆萬年人孝和皇后韋氏母黨累遷金吾大將軍并州長史

殘酷好殺。一日忽於堂階下見一人髀血流。如新斷者。仁執令人送去州南二十餘里外。數日後復使人視之。尚在。時盛暑而肉不變。人咸怪之。其月孝和崩。仁執以韋氏黨伏誅。介士抽刀斫之。仁執舉髀承刃。髀斷墮地。與比見者無異。人馳騎往前委髀處視之。一無所見。

宋寇萊公買一妾名蒨桃。公遷雷州。妾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為侍。嘗有違官。為侍兒所鴆。妾往救之。失於詳審。娠已數月。一救而殺二人。此妾所以受譴。今復輪迴至此也。

宋建康遊奕軍將李進。健勇有力。為隊長。年纔三十。染時氣得熱疾。主將命醫職張文寶療之。張素不精此伎。徒欲藉軍中聲勢。用藥有誤。遂至死。一日李忽附幼女曰。張文寶用藥殺我。我今還魂。其妻奔告統制。統制遣一校率匠發塚破棺。屍已朽穢。自是張日夕見李在側。不兩月而死。

宋張超素與翟頠不和。元嘉中頠為人所殺。咸疑是超。超後除金鄉令。解職還家。入山伐材。翟兒子銅烏持弓矢。將酒殽就山貺之。斟酌已畢。銅烏曰。明府昔害我家。無緣同戴天日。即引弓射之。超死。銅烏其夜見超云。我

實不殺爾對橫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晉庾宏為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無患載米餉家遭劫被殺屍流泊查口村時岸傍有文欣者母病醫云得髑髏屑服之即差欣方索之隣婦楊氏見無患屍因斷頭與之欣燒去皮肉三日夜不焦眼目張甚欣雖異之猶惜不棄因刮耳頬骨與母服之骨屑停在喉中經三日而卒尋而楊氏得疾通身洪腫形如牛馬恍惚見無患頭來齧之楊氏以語見臨終尤甚矣死者尚不可害之況生者乎

宋劉毅為撫軍將軍荆州刺史到州即收牧牛寺主謂其匿桓玄家兒為沙彌并四道人皆殺之夜夢此僧來云君枉見殺已訴於天今不得久矣因遂得疾不食日彌羸瘦初毅發楊都時多有爭競侵凌宰輔宋高祖因遣征之毅敗單騎夜投牧牛寺僧曰撫軍昔殺吾師何宜來此亡師嘗有靈語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便歎息出寺後岡上就大樹縊而死

北齊翟陽太守張善苛酷貪饕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輝儁就郡治之贓賄狼籍罪當死善於獄中使人翻誣輝儁受納民財枉見推縛文宣帝

大怒。命尚書左丞盧斐勘之。斐希旨成其罪。奏報。於州市斬之。輝雋遺語令史曰。我之情理。爾所具知。今日之事。可復如何。辦紙百番。筆兩管。墨一鋌。以隨我。若有靈。必當報之。令史如其言。殯葬畢。後十五日。張善得病。唯叩頭云。魏公寬我。不旬日而死。纔及兩月。盧斐坐譏駮魏史。文帝杖殺之。左右或見輝雋捽之而去。

北齊直子融。嘗為并陘關檢租使。以贓汚被劾。齊主欲窮治。乃付并州參軍崔法瑗與中書舍人蔡輝共勘之。子融罪在赦前。法瑗抑為赦後。哀訴不得免。乃曰。若不得雪。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夜夢子融來迫之。遂無病而死。經一年。蔡輝臥病。膚肉爛落都盡。後百許日始亡。

五代梁與唐相持河上。有偏將侯溫甚驍勇。賀瓌為率。專制忌刻。以事害之。其後瓌寢疾。左右時聞其呼侯九。頗有祈請之詞。深自尅責。有侍者見一丈夫自壁間出。曳瓌於地。侍者驚呼。左右皆至。公已死矣。

梁孟少卿為南津校尉。時有曲阿人姓弘者。客湘州數年。營得一栰。可長千步。材木壯麗。還至南津之次。少卿利其所有。誣以他罪。寘其于重法。沒入

之弘氏臨刑之日。謂其妻子曰。可以黃紙筆墨置棺中。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呑之。死後踰月。少卿方坐。忽見弘氏來。初猶避捍後乃欵服。但言乞恩。遂歐血而死凡諸預此事者。皆以次殂殁。

梁韋破虜爲廬陵王公府舍人。王在荊州時。甞遣從事量括民田。南陽樂蓋卿亦充使。破虜發遣誡勑。失王本意。及蓋卿還。以違誤得罪。破虜恐懼不敢引愆。但諉蓋卿云。當自分雪。無勞訴也。數日之間。遂斬于市。蓋卿號叫無由自陳。唯語家人以紙筆隨斂。後破虜在槽上看牛。忽見蓋卿持頭而來。將一盌蒜虀與之。破虜驚呼奔走。不獲已服之。曰此得疾。未幾而卒。

梁杜嶷任荊州刺史。性甚豪忌。新納一妾。言貌兼美。寵愛特深。妾得其父書。有所求。倚簾讀之。嶷自外還。而妾自以新來。恥以聞嶷。回嚼呑之。嶷謂是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取書。妾氣未絕而書已出。嶷看訖。歎曰。吾不自意怨怨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是夜見妾訴冤。嶷旬日遂死。

梁廬陵王蕭續爲荊州刺史時。有武寧太守張延康。甚便弓馬。得代將還。王欲留之。延康貪進不肯留。王遂尋其爲郡時罪。繫獄。發使奏之。意望朝

延委之行決梁主素識延康且疑不實乃勑送都王既懷恨又懼延康中雪得罪先使獄卒紿之曰聞王欲殺君何不挺身還都自理若能去當為方便延康然之遂夜逃王遣遊軍設伏刺延康於城下乃表云延康叛獄格戰而死又有枝江縣令吳其將還揚州王留之不可遂使人於道擊殺之舉家數十口並沉溺後四年王得病日夜常見張吳二人王但曰寬我寬我少時而薨

唐牛肅之舅為晉陽縣尉有人殺其妾妾將死言曰吾無罪為爾所殺吾死當為毒蛇猛獸以報爾後數年殺妾者夜半起至母寢門外呼其母曰適夢為虎所嚙至死覺而心悸甚驚惡故啓之母曰人言夢死者反生夢想顛倒故也爾何憂然爾夜來未飯牛可亟飯之其人出闇中見物似牛之脫前執之乃虎也遂為所噬而死人皆以為亡妾之報

昔廬陵有法曹吏忘其姓名嘗劾一僧獄致其死其獄上州是日其妻女在家方紉縫忽見二卒手執文書自厨中出厲聲謂其妻曰語爾夫無枉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悸流汗出視其門扃閉如故吏歸具言之吏甚

恐明日將竊取其案。已無及矣。竟殺其僧。死之日。即遇諸塗。百方禳謝不可。旬月竟死。

唐太傅邠國公杜悰。節制江陵。時黔南廉使秦匡謀以蠻寇大舉。力寡不敵。奔悰求援。既謁見。悰怒其不趍庭。使吏讓之曰。爾鳳翔一民也。悰兩為鳳翔節度使。爾今靡認桑梓耶。匡謀報曰。某雖家世岐下。然少離鄉土。又太傅擁節時。已忝分符。實不曾趍走台階。此時況在荊南。若論桑梓。恐非儀也。悰怒。命縶之。發函與韋相保衡。云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韋以悰國之元臣。無素有恩。遂奏請依悰處置。勑既降。悰乃親臨斬之。匡謀將就戮。謂其子曰。今日之死。實為冤枉。無狀李伸許。已不及。但多燒紙筆。當於泉下理之。爾及臨刑。觀者雲集。揮刃之際。悰大驚。驟得疾。遂舁而返。俄有旋風暴起。飛卷塵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夜。獄吏發狂。自呼姓名叱責曰。吾已惠若錢帛非少。奚復隱吾受用諸物。遂自撲而殞。悰數見匡謀來迫之。踰月遂死。將歸葬洛陽。為束身楸函而即路。至吏覺函短。將歛之夕。難於改易。遂厚賂陰陽者。紿杜氏諸子曰。太傅薨時甚凶。就木之際

若臨近必有大禍。諸子信然。於是盡率家人避於別室。及舉尸就歛。函果短。遂蹈胸折項而歛焉。無有知者。及歸。長子無逸亦死。其報之速如此。

唐左僕射韋安石女適太府主簿李訓。訓未婚時有一妾。成親之後遂嫁之。已兩易主矣。韋女患傳尸瘦病。恐妾厭禱之。白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推勘。拷楚特甚。遂誣服。前後決三百餘下。投之井以死。死之日韋女見妾來取命。不出三日遂亡。

宋劉存為舒州刺史。辟儒生霍基為團練判官。甚見信任。後為左右所譖。乃搆成其罪。白使府請殺之。使府疑其冤。使送揚都。存遂縊之。死既而存遷鄂州節度使。霍友人在舒州見生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撫掌笑曰。吾獲報矣。俄而存帥師征湖南。表兄馬鄴為黃州刺史。有夜扣齊安城門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馬病。白使君借馬。守陴者以告鄴。歎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得無禍乎。因畫馬數匹。祭而焚之。數日存敗死。

宋乾德中。偽蜀御史李龜禎久居憲職。一日出至三井橋。忽見當所按殺十餘人。攜頭披髮。叫屈稱冤。漸來相逼。龜禎惕懼。旋馬徑歸。誡其子曰。以

吾為刑官清愼畏懼猶有枉濫爾曹誡之自此得疾遂亡

唐晉州刺史柳渙外孫女博陵崔氏家于汴州有扶風竇凝將聘焉行媒備禮而凝舊妾有孕崔氏約遣妾後成禮凝許之遂與妾俱之宋州揚船下至車道口宿是夜妾產二女凝因其困羸斃之實沙於腹與女俱沉於水旣而還汴給崔氏曰妾已遣矣遂擇日成親後十五年崔氏產男女數人男皆不育女二人各長成永泰二年四月忽机上有書一函開視之乃凝先府君之札也言爾枉魂事發近在期月宜疾理家事長女可嫁汴州叅軍崔延幼女可嫁前開封尉李馹並良偶也凝不信謂妻曰此狐狸之變不可徵也更旬日於室內復得一書言吾前已示爾危亡之兆爾何顛倒之甚也凝尚猶豫明日庭中復得一書言詞哀切曰禍起旦夕凝方倉惶妻曰君自省如何宜禳避之凝雖秘之而心實懼五月十六日午時忽聞叩門聲甚急凝心動出候之乃是所殺妾盛粧前拜曰別久安否凝大怖疾走入內隱匿鬼踵至庭崔氏驚問之乃斂容自叙曰某是竇凝妾凝欲娶娘子時殺妾於車道口并二女同盡妾無負凝而凝殺妾妾若娶妻。

妾自斂跡柰何忍害性命妾訴諸嶽瀆怨氣上聞上帝降鑒許妾復讎故来取凝娘子無懼也崔氏悲泣請以功德贖罪鬼厲聲曰凝以命還命足矣乃罵凝曰天網不漏何用狐伏鼠竄使升堂擒凝而嚙齧咬掐撥宛轉楚毒竟日而去曰未今即死且受吾毒每日輒至嚙嚼肢體形貌變態不常并搏其二女不堪其苦時有僧曇亮善持呪凝請之置壇內閣須臾鬼至階僧讓之曰鬼道不合干人何至是耶吾名金剛立摩碎汝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柰何擠義隱賊凝不非理殺妾妾豈干人上命照臨許妾報凝金剛豈私殺負寃者言訖登階擒凝如初後崔氏李氏聘女適歸鬼亦不追曰吾縛爾足豈能遠去凝中鬼毒發狂自食肢體入水火啖糞穢肌膚焦爛數年方死二女亦亡

昔鄂州有小將聶都本田家子既貴欲易其妻因與歸寧殺之於路并殺其隨行婢棄屍江畔奔告其家號哭云為盜所殺人不疑也後數年奉使至廣陵舍於逆旅見一賣花婦人酷似其所殺婢既近乃真是見之再拜因問為人耶鬼耶答云人也往者為賊所擊幸而不死既蘇得賈人船寓

載東下。今在此與娘子賣花給食。復問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見之乎。曰可。即引至一曲巷中。指貧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頃之其妻出相見。悲涕備述艱苦。都亦恍然莫測也。俄而延入內室。設酒饌。從者亦醉。日暮不出。從者稍前覘之。窅然無聲。因直入室中。但見白骨一具。衣服毀裂。血流滿地。問其鄰云。此宅久無人居矣。駭異久之。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於京師與一軍使女有私。因竊以逃。軍使覺之。以聞。詔萬年縣尉專往捕。乘遞日行數驛。得其蹤。武自鞏縣方顧船而下。懼不免。乃醉其女子。解琵琶絃縊殺之。沉于河。明日制使至。搜武船無跡。乃已。及武為節度時。得疾甚。忽有一道士至云。從峨眉山來。欲謁武。武與之。及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良久方止。升堂寒溫畢。謂武曰。公有疾。冤家在側。何不悔謝。武怒不荅。道士又曰。公試思。曾有負心殺害人事否。武曰無之。道士曰。適在階前。冤死者見某披訴。某初謂是山精木魅。遂加呵責。他云被公枉殺。已得請矣。故來報公。乃一女子。年纔十六七。項有物一條。如樂器之絃。公何言無。武大悟。叩頭請解。道士曰。彼即欲面

見公。公自求之。乃令灑掃堂中。徹去餘物。焚香。舁武於堂門內。令清心具衫笏。留一小童侍側。東偏閤內亦令灑掃垂簾。道士坐於堂外。含水噴噀又以柳枝蘸水灑地。却坐瞑目叩齒。須臾閤中有人吁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有女子被髮裹簾而出。項上有琵琶絃結于咽下。及堂門。約髮於後。向武再拜。武驚慚甚。反袂掩面。女子曰。公亦大忍。某之從行。雖是失行。於公則無所負。公懼罪棄某於他所。尚可。何忍見殺。武愧謝。請以經功贖免。道士亦為之請。女子曰。吾訴于帝三十年。今始得報。期以明晚。言畢出至閤門而滅。道士亦謝去。明日武遂卒。

唐建陽縣錄事陳勳。性剛狷不容物。為縣吏十人共搆其罪。竟坐棄市。明年死日。家為設祭。妻哭畢。嘆於靈前曰。君平生以剛直稱。今枉死。逾年何寂然耶。是夕夢勳曰。聞卿言大悟。然公署不可卒入。明日卿為我入縣。詐稱吾當隨卿報之。明日妻如言。出門見勳仗劍從之。至縣遇一讎吏於橋上。勳以劍擊其首。吏即顛仆而死。既入門。勳徑至曹署。以次擊之。衆不能見。而中者皆死。後其鄉人嘗見之。遂為立廟。

唐張易之兄弟。豪横特甚。昌期嘗於萬年縣街中見少婦壻抱兒相逐。昌期以鞭撥其頭巾。婦罵之。昌期謂奴曰。横馱将来。壻投匭三四状。皆不出。昌期捕之。送萬年縣。誣以他罪。杖殺之。後昌期常見此人来索命。曰。吾已訴於天矣。未幾果被殺。

唐侍御史郭霸。嘗捕殺宋州三百人。驟得五品。經月病甚。同官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矣。有鬼數百隨之。徧體流血。攘袂切齒。皆云不相放。郭公其死矣乎。一夕霸忽以刀子自刺而死。時自春大旱。至霸死而雨。武后問司勲郎中張元一曰。外有何事。答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一慶。中橋新成萬代之利。二慶。郭霸死。三慶。其見憎如此

唐侍御史萬國俊。殘忍好殺。嘗奏誅斬流人。殺害無數。後從臺出。至天津橋南。有鬼滿路遮截。不得前。惟連聲呼云。緩我緩我。俄而舌出數寸。徧身青腫。舁至宅。夜半而卒。

唐王悦。為唐昌令。嘗枉殺李録事。李既死。長子忽作靈語云。王悦不道。枉殺余。余必報。其聲甚厲。經數日。悦晝坐廳事。忽被拳擊其腰。驚顧無人。既

暮擊處腫痛。其日李之男又言曰。吾已擊王悅。正中要害處。即當殺之。悅病甚不能愈。求醫於蜀亦不效。將死之前日。李之男又言曰。可造數人饌吾與客至蜀録王悅。食畢當行。明日聞悅死。腫潰處正當右臂。即李之所為也。

唐御史中丞杜式方。為桂州觀察使。會西原山賊反叛。奉詔討捕。續命郎中裴某招撫。裴令桂州押衙樂生。與副將二人。至賊中傳詔命。招令復業。樂生儒者。有氣誼。賊帥黃少卿大喜。留宴。悅樂生佩刀。請之。樂生雖自愛然念欲招懷之。不欲違其意。遂解以贈。少卿以小婢二人酬其直。既歸。副將與生不相能。誣生以軍中虛實告賊帥。故贈女口。裴大怒。生具言本末。辭色頗厲。裴愈怒。繫之賓州獄。移書式方。厚誣之。請必加刑。式方不得已。將寘於法。然亦心知其寃。樂生亦有狀。具言其事。式方令持牒追之。面約使者曰。彼欲逃避。爾慎勿禁。且以吾意語之。使者至。傳式方意。生曰。我無罪何逃。若逃是有罪也。既至。式方召入問之。生具述本意。式方乃以制使牒示之曰。非不知公寃。然無可奈何。不能相救。遂令推訊。生問推者曰。中

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制使意擿衙不得免矣生曰中丞意如此吾何言。遂
誣服。式方頗甚惻惻。將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何事相託。公有男欲何職
曰。得衙前虞候足矣。式方便授牒。兼贈錢百千為葬具。生又曰。某自分死。
必不逃逸。請告桎梏。就沐浴。見妻子囑家事。式方皆從之。至時式方乃登
州南門與之訣。生巾櫛拜啓曰。某今死矣。雖死不已。式方曰。子怨我乎。曰。
無。中丞為制使所迫耳。式方灑泣。令厚致酒饌。食訖。召妻子與別。問曰。買
得棺未。可併具紙筆置棺中。吾死當上訴於帝。問監刑者曰。今何時。曰。日
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黃昏時便往賓州取副將某。及明年四月殺制使裴
郎中。因舉頭見執刀者謂曰。我雖分死。爾慎無折我頸。若折之。我死即當
殺爾。其人不信。以常法拉其頸殺之。忽驚蹷仆地死。數日後賓州報副將
以其日黃昏時暴得心痛而死。裴至明年四月亦卒。其年十月。式方於毬
場宴勑使。忽語曰。樂某。汝今何來。我亦無過。索酒瀝地祝之。良久又曰。我
知汝屈而竟殺汝。亦我之罪。遂瘖不能語。舁到州。及夜而殂。而桂州城南
門外樂生死處。方圓丈餘。竟無草生。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少有膂力使氣好俠常與輕薄兒遊年二十餘方讀書學詩頗為人所稱道累官至深州錄事參軍生善談笑美風儀廉謹明幹太守重之時王武俊為成德軍帥不顧法度郡守畏之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守事之甚謹盛宴于堂慮有以酒忤之者不敢招一客士真大悅至暮令守召賓圖盡懽於夕守以李生為言遂命之生入見趍拜甚恭而士真之色甚怒既命之坐士真益怒瞪目攘腕守懼莫知所為顧生靦然汗下不能持杯有頃士真命左右縛李生繫獄士真復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守潛使人於獄中詢李生生悲泣曰嘗聞有見世之報吾信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好與俠士行劫常往來太行山一日遇一少年鞭駿騾負二巨囊來時已昏黑吾利其資遂擠之萬仞崖下驅騾以去得繒綺百餘自此家給遂改行讀書仕至此於今二十七年矣昨夕見王公貌乃吾曩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慙惕自知死在朝夕為我謝使君敢以身後為託頃之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就獄中取李生首來士真熟視而笑已而又與太守飲酒酣太守從容請其故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

吾一見即忿激于心不可制已有殺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所以然也。及罷，太守密問其年，曰二十有七年矣。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生。於是歎異久之，遂厚葬李生。

五代時，偽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團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懷武以捕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鉅萬，第宅聲妓雄冠一時。所管中團百餘人，每人各私養十餘輩，人呼為狗。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販賣屠兒，皆其狗也。民間隱事，罔不知之。又有散在郡邑及勳貴家，皆執賤役，公私動靜，無不立聞。是以人懷疑懼。懷武殺人，不知其數。凡有與己不叶，及積金藏鏹之家，皆捕殺之。冤枉之聲，盈于衢巷。晚年其家常見有鬼數百，爭來索命，其勢甚惡。及郭崇韜入蜀，有告懷武謀變者，一家百餘口，少長皆被戮，人皆快之。

五代時，華陽縣吏郝溥，因追欠稅户街判司勾禮，禮遣婢赴縣囑溥勿留禁，且寬租期。溥不從，禁其婢，祖足而放之。禮由是恨溥。明年縣司分擘百姓張瓊家業，郝溥取錢二萬，瓊訴之街判司追勘。勾禮大笑曰：溥來和

望語。令司吏汝勳搆成其罪殺之。不數月。汝勳見溥來索命。遂暴卒。勾禮一旦晨興。忽見溥升堂羅拽毆擊。因患背瘡而死。

宋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濼劫賊五百來降。居厚悉誅之。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設醮禳謝。因令所親王拱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又明日拱卒。既而拱復生。曰。適到陰司。主者責曰。汝為儒者。乃敢為人詭作心詞。欺誑上帝。拱曰。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枷縶聯貫。極為苦瘠。又見二鬼持一桶血。自頭澆灌。澆即大呌。左牽右掣。如類絕狀。既蘇復澆。既澆復絕。片時之間。如是數四。遂告拱曰。子歸即語吾夫人。令急救我。我在此極是理會鄆州一事耳。然則誅降殺服。其可為乎。

宋林廣神宗時以討瀘蠻功。拜衛州防禦使。廣為人有風義。輕財好施。通左氏春秋。臨事持重。長於料敵。以智損益八陣圖。又撰約束百餘條。邊地頗推行之。其名聞於西夏。夏主秉常母梁氏將內侮。論中國將帥。獨畏廣。然在瀘以勅書招蠻。既降而殺之。此其短也。遂被惡疾死。方疾時彷彿見

所殺者羅立于前曰。請償我命。廣竟至不起。

唐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點後數刻。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為營典。性友愛。不平偃。乃以刀嫠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偃陰知。乃以他事杖殺典。又大和中。南蠻入寇。偃領衆數萬。保邛崍關。偃膂力絕人。常戲左右。以棗節杖擊其脛。隨擊筋漲擁腫。初無痕跡。恃其力悉衆出關。逐蠻數里。蠻伏發。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鎗而死。初出關日。忽見所殺典擁黃案。大如轂。在前引。心惡之。左右咸無見者。故竟死於陣中。

宋蜀州江源縣村民王盛者。凶暴人也。與賊王小波李順為倡。據益州。授儀鸞使。部領子弟百餘人。虜掠婦女。剽劫財帛。殺人不知紀極。驅迫在城貧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因掘得一處古藏。銀皆笏鋌。金若星鋌。珠玉器皿之屬。皆是古製。尋將指引者殺之。自負金帛三十餘擔。往江源山窖埋之。同埋者尋亦殺之。恐洩于外也。城中貨金銀魏氏子婦被虜在於賊所。不知音耗。其夫嘗募人訪于邛蜀之境。竟無影響。至三月。方知在此賊家

其夫及弟謝元頵者，將金帛贖之。二人亦沉於江中。八月大軍收[illegible]歸明，衣錦袍銀帶入城。見者無不切齒。先是歸明者，例發遣赴闕，賊江袍帶以遊，歸江源。妻子告云：埋藏物處，數日火烟如霧。遂潛往掘看，悉皆空矣。離擾之際，官軍捕獲入城，遂寘于法。嗚呼！殺人取財，寃毒滋多，不為己用，身遭屠戮。尚秉火烟起處，金寶已空。常聞金寶藏於地中，偶見者或變其質，此得非化去耶？鬼神匿之耶？

唐天寶中，有清河崔氏家居于滎陽，母盧氏，幹於治生，家頗富。有子策名京都，授吉州泰和縣尉。其母戀故產，不之官。為子娶太原王氏女，與財數十萬，奴婢數人，赴任。乃謀賃舟而去。僕人曰：今有吉州人，姓孫，云空舟欲返，備價極廉，儻與商量，亦恐穩便。遂擇發日，崔與王氏及婢僕列拜堂下，泣別登舟。不數程，曉臨野岸，舟人素窺其橐，伺崔尉不意，遽推落于深潭。佯為拯溺之勢，退而言曰：恨力救不及矣。其家大慟，孫以刃示之，皆惶懼無敢喘息。是夜逼納王氏，王方娠，遂以財物居于江臯。後王氏生男，舟人養為己子，極愛焉。其母亦竊誨以文字。母亦不告其由，崔之親老在鄭

州。詐父不得消息。積望數年。天下離亂。人多飄泝。崔母分與子永隔矣。後二十年。孫氏因崔財致大富。其子年十八。學業大進。遣入京赴舉。此子西上。途過鄭州。去州約五十里。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而行二十餘里。至一莊門。扣開寄宿。主人容之。舍於廳中。乃崔莊也。其家人竊窺。報其母曰。門前宿客。面貌相似郎君。家人又伺其言語行步。皆無少異。又白其母。母歘自審之。遂召入升堂。與之語話。悉如其子。問之。乃孫氏其母又悲泣。其子不知所以。母曰。郎君遠來。明日且住一食。此子不敢違長者之意。遂諾之。明日母見此子告去。遂發聲慟哭。謂此子曰。郎君勿驚。此哭者。昔年唯有一子。因授官遠方。遂絕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見郎君。狀貌絕類吾子。不覺悲慟耳。郎君西去。迴日必須相過。老獨心孤。見郎君如己子也。亦有奉贈。努力早歸。此子至春應舉不利。却歸至鄭州。還過母莊。母見忻然。遂留停歇數日。臨行贈貲糧兼與衣一副。曰。此是吾子衣服。去日為念。今既永隔。以郎君貌似吾子。故以奉贈。號哭而別。云。他時過此。亦須下顧。此子歸家。亦不為父母言之。後忽著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

孔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毋因屏人泣與子言其事言此衣乃是吾與爾父所製初斂之時誤遺火所爇爾父臨發之日阿婆留此以為念比為爾幼小恐伸理不遑豈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聞言慟哭詣府論究推問果實孫氏伏誅而妻以不早自陳斷合從坐其子哀請而免

五代湖南帥馬希聲在位多縱率有賈客沈甲者常來往番禺間廣帥優待之令於北中求寶帶甲於洛汴間市得玉帶一條乃奇貨也廻由湘潭希聲竊知之召甲詣衙賜以酒食抵夜放還店預戒軍巡以犯夜戮之湘人具聞莫不嗟憫爾後常見此客為祟或在屋脊或據欄檻不常厥處未幾希聲暴卒其弟希範嗣立乃以玉帶還廣人

宋福州阮教授為胡侍郎館客累年不歸胡曰君在此日久俟詢言當以一婢為侍阮但感謝忽婢知主意乘間尋阮曰此月十五夜侍郎大會賓客汝勿飲酒我房門路邊竟籬者還彼處咳嗽數聲俟有好音及夜阮歸失約里有張十七者負米去睢小憩其下偶咳嗽數聲婢疑阮至拋下黃白二大袋張為之驚喜不知所來拾而歸之後婢歸阮問及黃白之事阮

愕然不知其由。此婢厭厭不得志。遂致非命。阮亦自殞其身。事付忘言。自後張生日富。娶妻育子。其子與阮教授絕類。或有人指之曰。此阮秀才也。隅溪有李辛四郎者。嘗以此事誚之。張生恃其財勢。詣有司以別事告之。辛四郎坐獄。遂至喪命。李妻不甘其事。往陳王祠呪之。一日張氏子歸自門首。見大蛇口吐火燄。當門盤屈。就驚仆在地。語其妻曰。李辛四郎妻呪我。我將死矣。言訖而卒。自後此人仍復貧乏。

宋溫州瑞安道士王居常。字安道。後還俗居東山。因泛海往山東。為偽齊所拘。脫身由陸路將歸。至開封。夜夢人告曰。汝來日當死。如遇乘白馬著戎袍挾弓矢者。乃殺汝之人。宜急呼搜山大王乞命。若笑則可生。怒則死。緣汝曩世曾殺他人。故今受報。居常次日行荒陂中。果見一人乘馬。宛如昨夢所言。即拜呼搜山大王乞命。其人笑而去。遂得脫。後歸鄉。亟命工繪其像祀之。

宋軍將劉璠。性強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嫉之。搆其謀叛。詔殺於海陵市。璠將死。與監刑者曰。為我語諸兒。多置紙筆於棺中。吾必訟之。

後數年仁規入朝泊舟濟灘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豬仁規爾知當死否舟人盡驚起視岸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汝識此聲否乃劉璠也立命酒食祭而謝之仁規至都以殘虐下獄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黥面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而去既寤為仁規所親說之其人撫膺歎曰仁規必死此人即劉璠也其日中使至遂縊於獄云

宋御史中丞衛公有姊為性剛戾毒惡婢僕多被鞭箠以死後忽得熱疾六七日自云不欲見人常獨閉室而欲至者必嗔喝叫怒經十餘日忽聞屋中瑟瑟有聲潛窺之升堂便覺腥臊毒氣開牖已見變為大蛇長丈餘作赤斑色衣服爪髮散在牀褥其蛇怒目逐人家盡驚駭共送於野蓋性情暴虐所致也

宋葉伯益為臨川守以剛猛疾惡布政豪宗大姓過惡被罪者必藉入家貲甚者汚瀦其室崇仁縣富民艾大中資給劫盜因以起家既抵法郡命以牛車竭其魚塘得人骨頭顱幾百數又嘗呼兩匠合大木為巨凳而中實以金銀數千兩甫訖工則殺匠以滅口所為不道大率皆然凶桀强獷

之狀。是以滅族。時郡縣皆稱慶。後三十年。當紹興辛亥。吳人楊遷深道為
守。方寢夢一吏詣于庭。稱索本州崇仁縣某鄉某里艾大中籍没案。要照
證公事。楊未及答而寤。不知所為。姑取近歲所治獄訟一一驗之。皆無其
事。以夢甚明。不能自已。徧詢老吏。乃有知向來本末者。命檢索經日始得
之。擇小吏楷書者繕錄。凡數百幅。具香紙併焚之。後楊復夢吏送案還曰。
艾大中已罪證明白。陰司發落畜生道去訖。

唐王弘義。衡水人也。少無賴。羅織善人。嘗遊河北。見老人每年聚邑人作
齋。遂告變。殺二百人。授游擊將軍。俄除侍御史。時有告勝州都督王安仁
密者。差弘義往推。乃索大枷夾項。安仁不承伏。遂於枷上斫安仁死。又捕
其男斬之。至汾州。與司馬毛公對食。須臾喝下斬之。弘義每暑月繫囚。必
於小房中積蒿而施氈褥。遭之者斯須氣絕。嘗於鄉里求傍舍瓜。瓜主恡
之。弘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兎。縣官令人捕逐。瓜苗蹂踐盡矣。時內史李
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有白兎御史。後與来俊臣羅告衣冠。俊臣敗。弘
義亦流雷州。時將小姬花嚴於舟中。弘義欲僞作勑追。花嚴諫曰。事已如

此。忍更為不執乎。弘義怒縛其手足。投之江中。船人救得之。弘義又鞭之二百而死。埋之江上。俄而偽勅事覺。使御史胡元禮就嶺南按之。錮禁弘義。還至花巖死處。忽自云。花巖來喚我對事。左右皆不見。唯弘義叩頭稱死罪。元禮怒。乃幫殺之。

宋王俊民。萊州人。嘉祐六年進士狀頭及第。釋褐廷尉評簽書徐州節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試官。未試間。忽謂監試官曰。門外舉人喧譟詬我何為略不約束。令人視之。無有也。如是者三四。少時又曰。有人持檄逮我。色若恐懼。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傷。即歸本任醫治。踰旬創愈。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家人聞嵩山道士梁宗朴善制鬼。迎至。乃符召為厲者。夢一女子至。自言為王所害。已訴于天。俾我取償。俟與簽判同去。道士知術無所施。遂去。旬餘王亦卒。人謂王未第時。家有婢不順。使令。惷戾特甚。積怒乘間排墜井中。又云。王向在里閈與一倡妓切密。私約俟登第娶焉。既登第為狀元。就婚他族。妓聞之。忿恚自殺。故為女厲所困。竟至夭閼而死。

唐邢璹之使新羅也。還歸泊于炭山。遇賈客百餘人。載數船物。皆珠翠沉香象犀之類。直數千萬。璹因其無備。盡殺之。投於海中而取其物。至京懼人知。乃表獻之。勑還賜璹。恣用之。璹後夢所殺客。皆持刃來戮其家。心惡之。未幾。子縡與王鉷謀反。遂族滅。

唐滎陽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趫捷聞。家于華陰之郊。嘗一日乘馬。腰弓矢。酣醉馳驅田野間。去其居數十里。會天暮大風雨。生庇於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迷道。縱馬而行。見道傍有門宇。乃神廟也。生以馬繫門外。將止屋中。忽戰慄心動。即匿東廡下。聞廟左空舍中窣窣然。生疑其為鬼。因引弓囊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一皂衣。負囊仗劍自空舍出。既而倚劍揚言曰。我盜也。爾豈非盜乎。鄭生曰。吾家華陰之郊。向者獨驅田間。適值大風雨。迷失故道。故匿身於此。仗劍者曰。子既不為盜。得無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必經東廡下。願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於豎子矣。先是生常以別弦致袖中。既解弦投于劍客前。密以袖中弦繫弓上。賊既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滅口。生急以矢着弦。賊遂去。

因曰吾子果智者其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為害爾何疑我賊再拜謝去生即趍西廡下避之又懼其率徒再來於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于庭問之婦人曰妾家於村中為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裝遂殺妾空舍中棄屍而去幸君子為雪其冤又曰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其屍即馳馬至維具白於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橫墓中遂寘于法

唐樊宗諒為密州刺史時屬邑有群盜提兵入里氓殷氏家掠奪金帛賊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餘不獲有鉅鹿魏南華者寓居齊魯之間家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被髪列訴於南華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冤南華曰殺汝者為誰對曰吾所居東十里有姚姓者乃賊之魁也南華許諾驚寤數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吾氓且一月矣莫窮其跡豈非吏不奉職乎爾為司法官第往驗之南華馳往未至忽見一狐起於路傍深草中馳入里人姚氏所居諜而逐者

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鍤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羣盜所劫殷氏財也。即召姚氏子詰其所自。因動詞訥。即收劾之。果盜之魁也。於是盡擒其支黨十餘輩。其狐雖匿於穴中。窮之卒無所見。豈非寃魂之所為與。

唐冀州館陶縣周主簿者。顯慶中奉使臨渝關互市。當去之時。將佐史等二人從往。周將錢帛稍多。二人乃以囊盛土壓殺之。所有錢帛盡盜將去。唯有隨身衣服充斂。至歲暮。其妻夢周具說被殺之狀。乃所盜物藏隱之處。妻乃訴之官。官司案辨。具得實狀。錢帛並獲。二人皆坐死。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倡家女也。色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吟詠。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于咸宜。風月賞翫之佳句。往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為豪俠所調。乃從遊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脩飾以求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琴賦詩。間以謔浪。懵學輩自視缺然。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為妙絕者。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慧有色。忽一日玄機為鄰院所邀。將行。誡翹曰。無出。若有客

但云在某處。玄機為女伴所留。迨暮方歸。綠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鍊師不在。不捨轡而去矣。客乃玄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私。及夜張燈扃户。乃命翹入臥內訊之。翹曰。自執巾盥數年。實自檢御。不令有似是之過。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翹隔闔報云。鍊師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則不蓄於胸襟有年矣。幸鍊師無疑。玄機愈怒。裸而笞之以百數。但言無之。既委頓。請杯水酹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珮薦枕之懽。反以沈猜厚誣貞正。翹今斃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誰能抑我強魂。誓不蠢蠢於冥寞之中。縱爾淫泆。言訖。絕于地。玄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逃矣。客有宴于玄機室者。因溲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于地。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僕歸。復語其兄。其兄為府街卒。嘗有求於玄機不得。深銜之。聞此。遽至觀門覘伺。見偶語者皆訝不覩綠翹之出入。街卒復呼數輩。携鍤具。突入玄機院後發之。而綠翹貌如生。卒遂錄玄機京兆府。吏詰之。辭伏。至秋戮之。

宋閩人王基。為南豐主簿。惑於官奴龍瑩。遣妻子還鄉。獨與瑩處。知縣孫懿諫不聽。終竊攜以逃。繼調湖南教授。瑩隨之官。飲食菜茹皆資於外庖。一日瑩携粥來。勤渠異常時。王未暇食。忽有煤塵落盌內。命徹之。瑩曰。但去其污處足矣。何必棄。強王必使食。王怒曰。既不以為嫌。爾自啖之。瑩亦不可。王愈怒。適一犬自前過。乃翻粥地上使食。須臾間犬吐黑血宛轉而死。王詰其事。瑩曰。粥自外至。非我所知也。命呼庖者。庖者曰。每日實供粥。旦獨却回。云宅內已自辦矣。粥尚在。可具驗也。遂窮搜室中。得所煮鉢。瑩始色變。執送府訊鞫。云與侯兵通。欲寘藥毒主翁。然後槖家貲以嫁。及議罪以未成減等。杖脊因病忽若有神憑之曰。龍瑩爾外私而欲殺主。惡念之發。神已鑒之。陽罪雖減。陰誅不可逃也。遂最厥以死。此可以為後生之戒。非落塵賜若王其不免。

漢竇嬰字王孫。孝文帝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為丞相。後免。及竇皇后崩。嬰益疎薄無勢。不得志。與太僕灌夫相引薦。交結甚歡。恨相知之晚。孝景帝王皇后異父同母弟田蚡為丞相。親幸豪横。使人就嬰求城南田數頃

嬰不與曰老僕雖棄丞相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灌夫助怒之蚡皆恨之
及蚡娶妻王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灌夫為人狂酒先嘗以醉忤蚡不
肯賀之竇嬰強與俱去酒酣灌夫行酒至蚡蚡曰不能滿觴灌夫因言辭
不遜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之罪也乃縛夫謂長史曰有詔召宗室而灌
夫罵坐不敬并奏其在鄉里豪橫處夫棄市竇嬰歸謂其妻曰終不令灌
夫獨死而嬰獨生乃上書具陳灌夫醉飽事不足誅帝召見之嬰與蚡互
相言短長帝問朝臣兩人誰是朝臣多言嬰是王太后聞怒而不食曰我
在人皆凌辱吾弟我百歲後當魚肉之耶及出蚡復為嬰造作惡語用以
聞上於是論嬰棄市嬰臨死罵曰若死無知則已有知要不獨死後月餘
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打擊之者但號呼叩頭謝罪天子使祝鬼者瞻之見
竇嬰灌夫共手笞蚡蚡遂死

吳徐光常行幻術於市廛間種橘棗栗立得食之而市肆間賣者皆已耗
矣凡言水旱甚驗嘗過大將軍孫綝門褰裳而趨左右唾蹀或問其故答
曰流血覆道臭腥不可聞綝怒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綝作亂而景帝亭

将拜蒋陵有大風飄物如廪從空中墜綝車上車為之傾頊頓見徐光在松樹上拊手指揮笑之綝問左右無見者綝患之俄而景帝誅綝兄弟四人一旦為戮

漢何敞為交阯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脩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牛一乘與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已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勞問之壽因捉妾辟欲汙妾妾不從壽即以刀刺脅妾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杠及牛骨投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訴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為驗女子曰妾上下皆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

下廣信縣騶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檄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為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告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魏城陽王元徽。初為孝莊帝畫計殺尒朱榮。尒朱兆入洛。徽懼走投洛陽令寇祖仁。祖仁父叔兄弟三人為刺史。皆徽之力也。既而尒朱兆購徽以萬戶侯。祖仁遂斬徽送之。并匿其金百斤。馬五十疋。及兆得徽首。亦不賞祖仁。乃夢徽曰。我金二百斤馬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也。兆覺曰。城陽家本鉅富。昨令收捕。全無金銀。此夢或實。至曉即令收祖仁。祖仁又見徽曰。足得相報矣。祖仁言得金百斤馬五十疋。兆不信之。祖仁乃私斂戚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輸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懸頭於樹。以石硾(丈偽切)其足。鞭捶殺之。

宋東海徐甲者。先娶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而許亡。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臼。陳氏產一男。生而呪之曰。若汝不除鐵臼。非吾子也。因名之曰鐵杵。欲以杵擣鐵臼也。於是捶打鐵臼。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

甲性闇弱又多不在舍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鐵臼竟以凍餓病杖而死時年十六死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臼也實無罪惡橫見殘害我母訴冤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已有期日我今停於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但聞其語於是恒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爲設祭奠鬼自搏其頰懊謝爾三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餐食所能對謝陳氏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故道我令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拆舉家走出秉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母殺我安坐宅上以爲快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烟燄大猛內外狼狽俄然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早落已聲甚傷切似自悼已之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處處青腫月餘而死鬼便寂然繼母不慈猶悖人道況加毒殺豈免天誅爲世人者可以戒矣。

宋劉承節浙西人自贛州稅官回赴調寓家於贛但與一子一僕乘馬而

東至信之貴溪午駐逆旅逢數賈客携廣香同坐相與問所從來欲買客香頃視之不佳劉曰吾所齎雖不富勝此物多矣發篋視之中蓄銀可百兩客窺見會日暮皆留宿諸人乃盜也夜久操杖入劉室劉本從軍有膂力揮刃斷其一臂衆懼而散走主人蓋同謀者紿劉曰彼不得志必別邀黨侶來不可安寢不若未曉啓行以避之劉不疑其詐促僕起不俟具食即去至萬岡下與盜遇雖與拒鬭而寡不敵衆并子僕皆死焉適一郵卒過亦殺之投屍坎中分所獲而遁所乘馬躑躅于道適主簿出按田馬迎於車前屈足如拜已退復進凡六七返主簿異之曰是必有寃訴遣卒數輩隨馬行到岡畔坡陀下馬跑土凝立滿地血點腥氣觸人四屍在穴肢體尚暖立督里正訪捕不終朝盡成擒並誅之

昔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及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近岸公疑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帛條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顧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船主殺顧船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

伏法。豈鬼神術究而誅乎。

宋。蘇州有一尼。於普惠寺講。佛法言人禍福有驗。人多稱為神尼。嘗有牽二牛過尼前者。尼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罪。醫誤殺人。故皆罰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坐聞之皆歎異。

昔目連尊者晨朝出城。見一餓鬼泣告曰。我之此身。有類塊肉。無有手足及眼耳鼻等。被其禽蟲長時噉食。何罪所致。目連曰。汝前生行醫。不精其術。妄投藥餌殺人。使彼病者不得全活。是以此報。

昔建安一商人。自杭募二卒。荷擔歸鄉。一同郡素所識者。一居浦城。隣卒之所薦者。一日昧爽過查賴灣。前卒誤仆地。捫足呻吟。後卒弛擔曰。承務可扶而起之。商從之。卒以刀劃其頸。絲擘間後卒以擔柱擊其腦。共推而納之江中。分所有而去。餘二年。浦城卒不善養母。弟訴于縣。卒遇吏於途曰。事發矣。吾得財起家。償命甘心焉。吏怪其不答所問。就所言而探得其情。申州擒隣卒。悉皆寘重法。殺人而泯其跡。自謂計得矣。如造物何。

宋寳祐丙辰。有張主簿者。罷官歸。宿鎮江一寺。時天熱月明。施帳於法堂前。臨階而寢。中夜不寐。見一婦人循廊而入。逡巡行至臥所。張方怪之。婦人直前揭帳。用裙兜糞土。擲其身上。張大呼而不見。臭穢特甚。次早。徧身瘡痒。遂生惡瘡。逾年而死。蓋張嘗學醫。誤用藥殺一產婦也。

昔有一衆生。嘗被獄卒。熱燒鐵釘。釘其百節。釘之既訖。自然火生。焚燒身體。悉皆焦爛。不可勝忍。因告佛曰。何罪所致。佛言。前世坐為醫師。針人身體。不能愈病。欺誑取財。令人受痛而死。故獲斯罪。

宋永嘉薛紹。慶元二年。知真州。季子年十五歲。在學讀書。醫者修合瘡丹。用砒霜一塊。子誤吞之。旋即躁渴。急救之已無及。父母痛悼。悲哭不勝。子魂忽憑其母曰。二親無用過傷。兒前生曾以藥毒殺一人。今須當償債。幸別無罪累。便託生一統制家為男。年至二十當及第。二親幸自寬遣。報應之不爽。有如此者。可不戒哉。

宋知江寧縣葉義問。字審言。前任錢塘知縣日。適兵火擾攘之後。有許虜入南渡時。本鄉百姓一十三人。殺其家老幼七口。劫取財物。縣中捕之盡

獲其賊。求至縣。路中偶三人已死。九人皆伏罪。一人不承。欒念十三人中十二人已伏辜。此一人亦可憫也。私欲出之。是夕夢一兒云。知縣所欲貸者。乃是前日殺某之人。及盡見其家被害七人。欵與對。因各令具所殺人老幼形狀。獨不具此小兒。乃問不承者。曰。殺小兒者是爾。何可諱也。因乃無辭。俛首伏罪。案遂成。皆殺之。

案。當塗外科醫者徐樓臺。累世能治癰癤。其門首畫樓臺為記。以故得名。傳至孫大郎者。嘗獲鄉貢。於祖業尤精。紹興八年。溧水縣蠟山富人江舜明。背疽發。扣門求醫。徐云可治。與其家立約。俟病愈。入謝錢三百千。凡攻療旬日。飲食悉如舊。精神殊不減。惟卧起略假人力。瘡忽甚痛且癢。徐曰。法當潰膿。膿出即愈。是夜徐以鍼刺其瘡。撚紙長五寸許。點藥插竅中。江隨呼痛。連聲漸高。徐曰。當別以錢二十五兩賞我。便出紙。膿潰痛當立定。江之子源大怒。堅不肯與。曰。元約不為少。今夕無錢。明日便奉償。徐必欲得之。江族人元綽亦在傍。謂源曰。病者痛已極。復何惜此。遂與其半。將紙撚入。已踰一更。及拔去。血液交涌如泉。呼聲漸低。徐方詫為痛定。家人視

之。盖已斃矣。膿出猶不已，不經年，徐病熱疾，哀呼不絕聲，但云：舜明莫打我，我固不是，爾兒子亦不是。如是數日而死。二子隨母改嫁。自此其家醫業遂絕。

宋郭文慶之舅，徧體生瘡，痛不可療，而不曉其故。文慶以問通悟大士。大士曰：爾舅前生以針為醫，不善其術，誤傷於人，此其報也。

宋張郎中景晟，洛陽人也，去華侍郎之孫，登進士第，始逾强仕，為屯田郎中。熙寧四年，奉朝請于京師。忽瘡生於手，痛不可忍。時有御醫仇鼎者，專治瘡痏，求視之，乃取非藥傅其上，既而苦楚尤甚。後雖復注以善藥，而痛不能已。數日而卒。沉困之際，但云仇鼎殺我，死必訴於陰府，不汝釋也。月餘，仇坐藥肆中，見二人，一衣緋，一衣綠，入鼎家，手持符檄，謂鼎曰：張郎中有狀相訟，可往對證。仇曰：張郎中病疽而死，何預我事。衣緋者曰：奉命相逮，不知其他。仇知不免，惟哀祈延數日之命。二人相顧曰：延三日可矣。衣緋者又曰：雖然，當記之而去。遂出一印，印其膝下，即不見。所印之處赤腫，潰，膿出如膏油，痛若火灼，後三日而死。始仇蓋知張之疾素發背，欲先以

毒藥漬之。然後加良藥愈之。以邀重賂。不期竟斃。不祥鬼之来。獨鼎見之。左右但見紛紜號詐而已。噫。庸醫之視疾。多以藥增其病。使困而後治。欲取厚謝。因而致斃者衆矣。若張君之顯報。則小人之心。庶幾乎可戒矣。

宋景炎中。湖南顔氏舉家病疫。招醫者孟全父用藥。顔惟一妻一女。其女與孟心目相許而無間。孟語顔妻曰。病亟矣。不早服藥。且至不治。遂與女通。孟謀殺其父母。與爲夫妻。女曰。不可。願得父母病愈。請於父母而適君。父母既愈。女請曰。非孟醫。父母病不起。今家貧無以酬其藥。畏之實。孟家道豐隆。且日有利源。願託之終身。以任仰事之責。父母疑之。不許。女恨成病。父母不復招孟而他招。淹淹病甚。數月而死。逾七日。孟亦以瘵疾死。女死七日。胸腹尚温。未歛而甦。曰。被追至官府。問與孟醫通姦謀害父母情由。當以實對。未幾。孟至。所供詞同。官與吏議。孟行姦謀殺兩人。惡念既發。雖未殺人。今與殺人同。即命發刀山鑊湯等獄。備受諸苦。經百劫。永墮畜生。顔女雖有愛父母心。而與人私。姑免地獄之苦。可發畜生道中。更十度爲母猪。復生女身爲娼妓。冥官令我暫還說此報應。以警世人。言訖遂卒。

元。元貞乙未。龍興梁清則家病疫。招其鄉巫者醫治。居其中堂。設壇降神。
因行不軌。其家婦女。不以長幼良賤病否。皆遭其汙。清則罔知。二孫覺焉。
巫投以毒劑而死。清則妻病中念其孫。甚恨巫。復以毒殺之。清則病愈。巫
獲其厚謝。祭神於家。巫忽在空中倒懸。歷歷自言其過。口吐惡血。二時許。
忽霹靂一聲震死。

宋。王康侯爲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常對一石碑呼叫不已。碑
石中若有應之者。亦若康侯之奮怒也。病甚不省。忽取書冊中交股刀自
裁及寸。左右抱持之。遂免。出試院未久。疾勢已平復。但惛惛不樂。醫者以
爲有痰。以碧霞金虎丹吐之。或謂心藏有熱。勸服治心經諸冷藥。積久爲
寒中洞泄。氣脫肉消。飲食不進而死。康侯父知舒州太湖縣。遣一道士與
弟覺民自舒來。云。道士能奏章達上清。及察知鬼神幽闇之事。道士爲作
醮書符傳道。冥中語云。五十年打殺謝吳留。不結案事。故致此。康侯死。纔
二十七歲。五十年前事。蓋是宿生殺人受報也

昔曾思鄙女年十七歲。一旦臨鏡將粧。鏡中忽見一婦人。被髮徒跣。抱一

嬰兒。迴顧則在其後。因恐懼損仆。久之乃蘇。自是日日恒見。積久其家人皆見之。思鄺自問其故。答云。妾楊子縣民之女。往歲建昌縣尉錄事以事至楊子。因聘妾為側室。歲餘生此子。君女即其正妻。後錄事出旁縣。君女乃挨妾於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詐其夫云逃去。我方訟於陰司。適會君女卒。今雖後身。固當償命也。思鄺使人馳至建昌驗其事。錄事老猶在。如言發井。果得遺骨。其家多方以禳之。皆不可。其女後嫁褚氏。厲愈甚。旦夕驚悸以至於卒。

昔蜀郡涪鄭二水相會。旁有牛山。山之阿井邑繁衍。邑之吏苟信蘇珎所居比隣。而每事相反。信以公恕。珎以深刻。信以廉節。珎以貪墨。信以倜儻珎以陰謀。信以推誠無隱。珎以匿怨深中。信以語言必信而不輕諾。珎以脅肩諂笑而無情實。信奉母以孝。而教子以嚴。珎待父不敬。而縱妻犯上。信少求而儉用。珎奢費而無餘。信和同上下而無怨言。珎以已律人而少許與。信掩人之過而省言。珎發人之私而多口。鄉里公稱。皆以信為賢。以珎為邪。且以珎之敢為而不敢與之較。歲終邑人大集會。酒闌。鄉老周同

舉首視衆曰。秦有二水。曰渭與涇。二濁一清。皆赴于河。發源既殊。波蕩不返。三尺童子。見水之色。皆能以涇渭名之。蓋以清濁取之也。在人亦然。方語未畢。琰乃面顏發赤。投袂而起曰。苟君是謂。琰是涇矣。琰與苟信聯事而切隣。琰之所為。惟信熟知。今信播揚琰惡。使鄉老於廣衆中以水比喻。琰將報信以明心。信實未嘗以告人也。自是琰每見信必睚眦之。雖禮文相接。而中實讎敵也。又嘗教其子明能伺苟信子儀真之便。且將殺之。次年春。祈蠶行樂。明能與儀真並行江滸。且語且笑。明能有惡心。而儀真未悟也。乃恃力推儀真墮水中。儀真急挽其衣。與之俱墜。出沒浪花間。儀真忽見梓潼帝君勅二江龍來拯己。而轉明能于淵。儀真及岸。會琰見之。急叢而往。復取儀真擠焉。旋為儀真牽挽而入。又見帝君命江龍曳琰之足沉焉。儀真得無恙。琰父子相繼溺死。善惡積于躬。而神之報應如此。可不懼哉。

宋李南金客於宣州。與一倡善。紹興十八年。郡守秦公合樂會客。李微服窺之。以手招所善倡與語。秦適望見。大怒。械送于獄。將按致其罪。同獄有

重囚四人。坐刼富民財拘繫。吏受民賄欲納諸大辟。鍜鍊彌月。求其所以死。而未能得。南金素善訟。爲吏畫策。命取具案及條令。反復尋索。且代吏作問目以次推訊。囚皆不得有所言。獄具皆抵死。吏果得厚賂。即與南金爲計。引牘出。後二年。南金歸樂平。與其叔帥君往德興謁經界官王曷宿于香屯客邸。夜中驚魘。叔呼之不應。撼之數十亦不省。但喉中介介作聲。叔走出。與隣室人同叫呼。良久乃醒。起坐謂叔曰。惡事真不可作。曩者救急爲之。今不敢有隱。始盡說前事。云適夢身在宣城。逢四人於路。挽衣見苦。曰。汝無狀。用計殺我。我本不負汝命。今汝當償我。便取大鐵盆見覆。故不能出聲。後得叔救。乃曰。更後十年還我命。非叔見救。真以魘死矣。又十年。果遇蛇妖以卒。

宋宣和間。京師天漢橋有官人自脫冠巾。引頭觸欄柱不已。觀者環繞莫測其由。不可勸止。問亦不對。良久血肉淋漓。寘仆于地。徼巡卒共守伺之。日晚小蘇。呻吟悲慟。顧左右曰。我張顏承節也。住某坊內。幸爲僦人舁歸。既至家。遂大委頓。頭顱腫潰如盎。呼醫傅藥。累旬方小愈。家人叩其端。至

不自覺瘡成痂而痒不可忍勢須猛爬搔則又膿潰纔愈復痒如是三四反覆年不差殆於骨立盡室憂其不起嘗扶掖出門適舊僕過前驚問所以告之故僕曰都水監杜令史施吾瘡藥絕神妙然不可屈致當勉詣彼庶見證付藥可立愈張仗僕為導亟訪之杜生昇人曰頗憶前年中秋夜所在乎曰忘之矣杜曰吾能言之君是年 部江西米綱以中秋夕至獨樹灣艤泊月色正明君杖策登岸百步許得地平曠方命酒賞月俄而驟雨令僕夫取雨具怒其來緩致衣履沾濕拋所執柱斧擲之中額僕即斃謂妻曰我為主翁所擊中破傷風恐不得活然無所赴訴死汝切勿以實言但云痼疾發作死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生存宜懇白主翁乞許爾母子附舟入京猶得從人浣濯以自給言終而亡比曉妻舉屍稾瘞于水次泣拜君曰夫不幸道死願容附載君叱之曰舟中皆男子豈能著汝無夫婦人略不顧促使解纜妻拊膺大慟曰孤困異土無乏累糧進退無路不如死遂抱幼子自投江中僕既殞於非命復痛妻兒之不終訴諸幽府許報此冤去年君觸橋時乃彼久尋君而得見也張震駭曰是皆然矣我

方欲丐藥。何為及此。且何以知之。杜曰。吾晝執吏役。夜直冥司。職典究獄
茲事正在吾手。屢為解釋。渠了不聽。從自今四十九日。當往與君決。至期
可灑掃靜室。張燈四十九盞。置高座以待之。中夜當有所覩。幸而燈不滅
彼意尚善。若滅其半。則不可為矣。吾亦極力調護。但負命之冤。須待彼肯
捨。有司固不可得而彊。無用藥為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燈之夕。獨坐
高榻。家人皆伺於幕內。近三鼓。陰風動廳。四十九燈悉滅其一。復明。亡僕
流血被面。妻子相隨。猶帶水漉漉然。從室隅出。捽張曰。可還我命。即隕墜
于地。頭縮入項間而死

宋三河縣有老父。頗知書。以耕桑為業。宣和乙巳歲。時年已六十餘。一夕
驚魘而覺。戰慄不自持。謂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驚詰其故。曰。適夢行田
間。見道上有七胡騎。內一白衣人。乘白馬。怒色謂我曰。汝前身在唐為蔡
州卒。吳元濟叛。我以王民治壍。為汝所殺。我銜恨久矣。今方得見。雖累世
當以命償我。乃引弓射中吾心。因顛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當遠竄以避
此患。妻云。夜夢何足信。汝妄思所致耳。老父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貧。止

令一孫携被欲往六十里外一親知家避之行草徑三十餘里方出官路又二里許遇數人與同行忽有騎馳至連叱衆令住行者皆止老父回視正見七騎內一白衣人騎白馬宛如夢中所見因大駭絶道急走騎厲聲呵止之不聽白衣大怒鞭馬逐之至其前乃引弓射中心應弦而斃七人者皆女真也

宋嚴州淳安縣一富家翁誤毆一村民至死其家不能訴民有弟為大姓方氏僕方激之曰汝兄為人所殺而不能訴何以名為人弟弟即具牒將詣縣方君因與富翁善諷使來祈己謂曰此我家僕何敢爾當諭使止之彼不過薄有所覬耳為喚僕面責且導以利僕敬聽謝不敢翁歸以錢百千與僕別致三百千為方君謝纔數月僕復宣言翁又詣方方曰僕自得錢後無日不飲博今既索然所以如是當執送縣懲治之翁懼泄乞但用前策又如昔者之數以與僕方君曰適得中都一知舊信倩市漆二百斤倉卒不能辦翁幸為我市當輦錢以償直翁曰蒙君力如許茲細事吾家故有之何用言價即如數送漆明年僕又欲終訟翁歎曰我過誤殺人法

不至死。所以不欲至有司者。畏獄吏求貨無藝。將蕩覆吾家。今私所費將百萬。而其謀未厭。吾老矣。有死而已。乃拒戶自經。踰三年。方君為鄂州蒲圻宰。白晝恍惚於廳事。對羣吏震悸言曰。吾知翁必來。我屢取翁錢而竟速翁於死。翁宜此來。亟還舍。不及與妻子一訣。仆地而卒。吏以所見白之。始知其冥報云。

宋梓人婁氏為富家上梁畢。歸至半途。醉臥田塍上。衣物皆為人竊去。猶未醒。偶臥傍有枯木丈許。或戲以其腰絛繫木上。夢中輾轉墜塍下。木隨墜壓之而仆。污泥以死。官擒盜身莫獲。有睽其寢衣者。婁之子訴其殺。乃翁。竟致極刑。先是。繫絛者執役于推吏之家。以探消息。事竟。一日偶為吏浴去垢。謂吏曰。君平日治獄有冤乎。曰。無也。因歷告所以。吏大驚。以數十千俾入廣為商。數年不如意。歸至南雄。遇吏以他事點配。款洽之際。忽見所誣死者在側。曰。我今卻得與爾辨之矣。二人心甚悸。泣別不數十步。回顧吏。已為虎銜去。其人至家。亦以狂躁赴水死。

宋建寧府政和縣尉柴迪功者。一日獲強盜四人。遂與弓手議曰。若得十

人奇以改官。弓手乃云。某廟有丐者三人。病垂死。若取其首。作拒捕斬獲可以是數。尉從其請。遂得改官。自後凡出巡。更不敢經由廟界。一日得替還鄉。將到廟前。尚一里許。忽見三人無首立於其前。驚惶隊輩。因得疾。到家而卒

宋李中和為秦州都監。好出遊。從者苦之。有一軍校方食。聞閧歘出怒曰。得速死為幸。中和子告父云。某人罵翁爺令死。中和問之不伏。有妾自屏後呼曰。官人為將。柰何使軍伍罵。遂縛送府。秦帥斬之。一日宿逆旅。中夜有一人呼曰。某人來矣。乃所殺軍校也。明日神思恍惚。語人曰。鬼斫我頭。遂得瘡疾而死。其妾及子。皆相繼以疾亡。

宋洛陽民李氏。與陳氏爭訟。李氏為秦府幹。挾勢力歸曲於陳。陳翁死于獄。經數歲。李之少子在田間。為一白犬所齕。持杖逐之。犬還走入李氏之堂。忽不見。是夕陳翁託夢於妻曰。我抱冤憤歷年。今許理得直。故來報汝。明日可為我設奠。以賀其妻。覺而悲泣。始其我未幾。長子入李山。掘榾柮。李適在山下。聞丁丁聲。前趨視見之。取巨梃奮擊。曳至平地。又使僕併力痛箠。

肢體無完膚即死李乃命斫竹數束疊於榛莽間揚言曰陳持刀為盜與之格鬬而死監鎮官汪果驗其屍具以實白縣李坐繫獄亦死焉以背歲陳翁絕命處也。

宋淳熙五年丹陽縣市一婦人爲盜所殺沉屍於河府縣捕逐甚峻稽姚仲文作尉即以失職絕憂之有兩弓級素能捜跡姦隱名蓋其輩欲以求盜自任先是近舍少年常出入婦家忽往淮上兩弓級心疑焉言於尉丐引帖同渡江至楊子橋與少年遇與同邑里素相識乃邀詣道傍店中買酒與飲酒人持陶盞四隻設于案弓級曰吾輩兩人共請一客何四之有酒人指示坐曰此女子既在席同飲何害兩弓級驚愕少年獨慘沮於是詰之曰本縣某婦人死於非命豈尔為之故寃鬼相隨不捨少年曰寃鬼今日遇我矣更復何言就縛而歸伏其辜。

唐裴光遠為滑州衛南縣尉有卒王表娶妻遺一子稍俊異光遠悦之欲取以為己子表不從光遠銜之使表於南曹仰當遣人就路殺之而奪其子後光遠得病累月不差每見王表來曰爾使人殺我而奪我子我訴於

天上帝許我復讎。故來取爾。光遠祈哀竟不免。遂死。

唐高駢為西川節度使時。削軍稟以自養。軍亂。監軍解之。乃定。駢乃開府庫悉還之。而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有一卒婦方踞床乳其子。就戮至。婦曰。我知之矣。且飽吾子。無使其飢死也。及就刑。罵曰。爾奪戰士食。而又濫刑以逞。我死當訴于天。使爾闔門如我今日也。言訖而死。後駢為畢師鐸所囚。嘗見鬼來迫之。且有屈服之詞。未幾果被殺。舉家不免屠戮矣。為人將領者。當與士卒同甘苦。何忍剝削以自奉而反擊戮之耶。禍之及也宜矣。

宋朱浚明陽翟人。早年中第。轗軻仕宦不達。每起怨歎。遂設醮。憑道士奏章自訴。忽得紙尾上有十六字。若篆籀不可識。浚明聞何仙姑有道。裹糧往見之。仙姑盥手燒香。曰。此天篆也。不須問。且亟歸家。浚明苦叩之。曰。受金五兩。折筭十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浚明到家即死

宋鄱陽縣人方禹。為郡吏。與凶子楊五有隙。楊從事於駔儈。禹每為所凌。嘗因酒酣相值。即執其裾。禹度力不能敵。卑辭請命。楊弗顧。曳之於地。恣

行箠踢。傷已甚。傷人勸諫猶搒之不釋。衆舁禹歸家。困憊殆絶。謂妻子曰。我與彼有宿世寃。今為所毆。萬一不起。切勿訴于官。呈驗吾屍。空為羞辱。但寘紙筆於柩中。自當理諸上蒼。言訖遂没。妻子銜寃茹恨。不復彰聞。如其言以葬。楊自以為得志。愈肆兇虐。歷數月。當秋末時。日正中。見禹從遠來。二鬼隨其後。俄至前。叱楊曰。爾無故殺我。我赴愬於幽冥。蒙助我二使共來捕爾。楊欲走。禹捽其髻。鬼又從而擊之。楊哀呼謝過。禹曰。當爾苦我時。其荒窘之狀亦如是。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豈聞言語所可救解。路人過者。見楊垂頭。諵諵往復自語。且以手摑面。流血不止。為報其家來視之。尚能道所遇。頃之而死。

宋江東兵馬鈐轄王瑜。故清遠軍節度使威定公德之子也。天資刻薄不知義理。居于建康。嘗延道人嚴真于家。使之燒金。怒其跌宕失禮。多所求索。諷親校飲以酒至極醉。揮鐵椎楇其腦。殺之。婢妾小不承意。輒褫其衣縛於樹。削蠟梅枝條鞭之。從背至踵。動以百數。或施薄板夾兩頰而加訊杖。或專捶足指。皆血流至於墮落。或坐之雞籠中。壓以重石。暑則燒炭其

傍寒則汲水淋灌無有不死前後甚衆悉埋之園中妻鄭曰妾何鶯鶯亦
殘忍濟其惡專房擅愛偽作正室一日他妾李遭撻委頓瑜捽付後院自
扃鎖其戶李氣息僅屬心念此家殺人多矣何得全無報應便恍恍若有
值遇門忽豁開天尚未明負痛徑出謂主人見之均為一死暨過堂門外
門凡三重皆無人遂奔歸其家瑜方覺遣卒雜遝追躡李父挾女詣府時
總領使者趙從善攝府事聽其訟呼廂官往究驗得兩夕前鶯鶯手殺一
婢猶未掩藏乃令吏輩監守瑜而執鶯鶯下獄鞫治盡得衆屍於是械繫
兩人而上其獄詔削瑜籍編置朱崖鶯鶯杖死於市瑜至萬安軍亦死

元至元辛巳年廣州黃同 知夫婦皆病異榻而寢其妻晝夢吏執文引從
卒數人持枷鎖揭帳如擒捕之狀一人曰此非也遂捨而過對榻揭帳曰
是矣夫婦魘而覺夫曰我必死矣蓋我招安時多殺無辜今皆至矣逾日
而死

宋東都張員外富甲都下二子長曰文次曰武文愚而武慧文常程飲食
外端坐無為武交接時貴員外藉以應酬門戶而受用亦榮員外語妻曰

文愚如此。何能主持事務。妻曰。當使之歷涉世務。員外口。善。華州張客欠錢三千貫。本息計若干。逾期不償。令之往索。往返亦三四千里。庶幾其略更事。明日出給資費。呼文遣之。文足病莫前。僕請顧馬以行。至馬坊見一大白馬羸瘦。章具麤惡。一小烏馬精健。蒭豆豐美。文問故。答曰。白馬駑鈍顧者少。烏馬駿快顧者多故也。文因自歎。顧烏馬以行。得達華州張客如數遣人送納。文仍歸。至前所顧馬坊。惟見白馬。問烏馬何在。曰。以駿快奔逸。折足死矣。遂顧白馬以歸。父母見其舉錯言語。非復前時。大喜。文因訴道途險阻。具述顧馬往返之由。武謂其擬之為烏馬。且幸其蚤死。忽見顏色。文乃白父母。不願分家產。願出俗為僧。否則自戕。父母强留之。不可。乃令出俗於白雲寺。明日文至。纔坐。長老曰。常日為客則坐。今為行者則有禪規。叱令侍立。名曰通慧。令之掌厨。極其勞苦。文安之。員外使人督長老請文者日夕相繼。長老亦令人百端導之使歸。皆不諾。嘗令供飯。藏髮指甲內置於飯中。怒其不識。令之掌厠。文又安之。長老如厠。見盥盆內有魚鱗。杖之十二。文洗濯更水益勤。明日復有魚鱗。復杖十二。文忿。藏杖厠側。

潛立以俟。厠側牆缺。有路通外。見賣魚者沃於盆中。文遂之。至階下。擊之仆地而死。文窘。即奔華州。欲投張客家。至華陰縣。恐人測其跡。遂投撫持寺。先一夕長老夢迎新長老。明日文至。見其端重。遂為披剃。在寺二十五年。為長老。又八年。夢一黃巾人來曰。從東京城隍司來。明日午時為有冤對來問長老索命。我見長老有德行。故私相報。若善迴避。或可免也。文旦鳴鼓集眾曰。三十三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眾問故。曰。午時當自知之。端坐至期。時張丞相浚統兵來陝西。一卒持弓矢至法堂。瞪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相候三十三年矣。卒愕而容稍和。文曰。今償汝命。卒曰。適相見。意欲相害。不知前生與長老有何冤對。文語以故。卒曰。冤報何窮。不如解釋。持矢疑然。視之。立化矣。文呼曰。既是解釋。何不明白分付。卒復開目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相傳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文曰。壯士去。我即來。取筆書偈云。三十三年飄蕩。做了幾番模樣。誰知今日相逢。却是在前魔障。壯士既已前行。老僧只得趕上。書既畢。泊然遂化。

元至元丙子。贛州寇黎八。嘗與同輩數人行劫於撫州樂安之境。夜立於道側。俄有數人負衣物以過。黎八殺而有之。越三年。黎八與一同輩過其地。語之曰。吾某年某夜於此殺數人。得物若干。語未既。忽數人迎與語曰。向来殺我者乃尔也。吾俟於此三年。莫知為誰。今乃得尔。遂群聚搏之。黎八仆地。其同輩亦驚仆。後有行人至。呵之而甦。黎八竟死。

元建昌新城縣劉聖仲。以至元戊寅尹本邑。邑人蕭雷龍遭事繫。逃于福建。劉募人捕之。繫于獄。邑人皆憫之。獨劉與之有隙。因同官皆公出。殺之於獄。未幾。劉隨本路程府尹赴北。艤舟小孤山。時天熱。皆徹篷而卧。衆見一人涉水来。劉認其是蕭。大呼而不見。遂得疾。逾日而卒。卒之夕。劉之妻夢劉歸。蕭之子亦夢蕭曰。畜生吾已得報其冤矣。既而訃音果至。邑人饒九峯有詩云。塞鴈銜哀一信通。家人驚怪夢歸蓬。玉驄不憚穹廬遠。金虎無緣氈帳空。萬里遊魂啾夜雨。九原冤鬼訴秋風。老天不放生還客。淚濕香閨濶袖紅。

昔有一商人入蜀。與一富商同舟。一日晚艤舟江滸。從僕皆上岸。此商欲

圖其財見富商在舩舷盥手遂推之於江富商急以手拿船舷乃持刀斷其五指遂没溺以死席卷其財歸成大富一日夢富商来其隣家遂驚而起遣人視之果生一男子乃命育之給以乳哺之資至五六歲時收歸其家撫之猶子每日恣其所欲及冠忽嗜飲博無所不至一從其意日輸累萬亦不較如是數年一日多敗及晚猶欲索錢主家語之曰今日輸已多尚有来日其子憤怒夜持刀殺之主家舉手捍禦五指俱落得左右人擒住拏得不死主語之曰汝前生為富商我與同舟圖汝財害汝命續夢汝托生隣家我撫育汝自少至長恣汝所欲總而計之亦可以還汝財物矣今又傷我五指亦足以還但所欠一命耳以我財力賓汝于官殺之不難又恐冤冤相報無已今放汝去更随汝意取財物遂適他郡别置田宅解釋冤仇其人遂感謝而去

宋淳祐癸丑年瑞陽有陳其姓者謀殺一販生藥商人席卷一船生藥盖與商之僕共圖之歸則開張藥局遇發賣之時解開藥果則見所殺商人之頭在内果果皆有陳大驚駭一躍而亡

宋丙寅年間。袁州有僧俗姓王氏。隨劉倅官于常武。倅奪一禪寺住持。先是此寺之僧。皆竭貲舉債以圖之。住持未久。而遽遭奪。寺僧思前費已重。後顧無償。於是又經營三百千貼之。王僧志在强奪。堅然不允。寺僧憤鬱。遂自刎。王僧席卷寺中財物而歸。沿途凡渡水之時。即見死僧隨其後。到鄉歸院。每覽鏡。必見死僧在肩之左右。於是不敢用鏡。廣燒香楮以祈平善。越數年。王僧左肩患一惡瘡如盌。膿血不乾。竟斃。

宋。陳十四妻。嘗溺死一子。後有娠。當分娩。忽夢一老媼携一小兒來取命。須臾媼曰。我且帶去。爾却後來。至歲除日。坐蓐胞衣中斷。惡血充心。隨即殞絕。

宋。廬陵城西有彭屠。常以五更初往十里廟下買猪。暗中忽望見正丙岡趙宅門子。携尖刀以行。更十數步。忽聞田中呌聲。近前視之。則已殺死一人矣。遂望見有一家燈光。彭屠心思曰。明日必累火光之家。次日官司捦驗。果累其家。其人繫獄。不勝苦楚。遂誣服。官議棄市。彭屠見其臨刑。私自謂曰。此人枉死。夜夢其人云。此事只有爾知。吾當託生爾家。以報此讐。越

一年彭磨生一子。慧黠異常兒年十二。即自操刀賣肉。忽趙宅門子來買。因小爭揮刀殺之。彭磨心思向者之夢驗矣其子出官招伏殺人罪會度宗登極大赦改元免死又經一年以疾卒彭磨哭之哀忽夢其子謝云吾生汝家本為報讎今讎既報矣吾死毋庸哀也。

宋秀州胥吏陸儀充左院推司有一囚罪當杖被勢家用錢賂之法外凌逼至死後儀以罪廢家貧鶉衣百結又充工儀案貼書。冤死之囚魂常隨之陸在司中癇發每遇陰雨常見立於前。陸語之曰爾且去我自來自此精神恍惚後至數年遂飢餓而死。

宋吳公源有一家居甚僻靜適一商販者獨行到彼昏黑不可前進遂投宿焉老人温存甚至問知其為他處人又有所賫中夜父子相與謀殺之而有其物乃瘞其屍於路下水田內田既自耕人無知者舊貫寒窘至此稍温數年之後夜夢死商來及曉莊頭忽報牛生一子牛長而健有力主甚愛之餧飼勤至暨壯以耕水田牛忽奮怒角觸其主口鼻流血數日而亡其家遂敗。

宋李好義。嘗寧宗開禧初為興州正將。喜誦孟子及左傳。以為終身行此足矣。及吴曦蓄異謀。好義與長史安丙等共誅之。時好義惟幼子植留家。衆以曦事急。冒功賞。楊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曦既誅。好義集于安丙家。王喜後至。心懷衷謀。欲害好義。丙力救解。然日以殺好義為心。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醻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洞泄。而昌國遁矣。既歛。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冤之。踰旬。知私親摧鋒一軍。幾至於變。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殂。

宋紹興初。連南夫帥廣東。有曹生者以宣義郎攝幕府事。連公前後所殺海寇不可計。皆曹處其事。不暇細問。以是論功遷正郎。後為廣倅。公宇傍有僧寺。每報衙時。其家婢妮咸聞寺後芭蕉林間有人聲。或有數人坐葉上。見群婢亦不去。問之則曰。来問通判索命。我輩二十六人。分為四路。尋求通判。今我六人先到。未幾曹果死。

莆長安城南有僧乞食。一女子採桑。謂僧曰。東二里王家設齋。僧赴之。果

然主人異之僧言女子指示主人乃隨僧來覓女子問何以知女子猶在桑乃盧倫妾也見其來亟歸閉門不出主人自外問曰我家做齋汝何由知女大言曰某年月日販羊胡父子安在主人趍出不敢出氣毋問之女曰我前生乃夏州販羊客夜宿此家被將我父子刼殺我遂托生為其家兒聰俊為父母所愛十五而病二十而死醫藥之費過於所刼財物今又為我作齋然我父命未償終不可免未幾主人果死

宋趙時為無為軍教授夜夢一囚訴寃曰某不幸為祖琳枉殺死魂無歸李何時曰祖公明習法律又處己廉謹安有枉者囚曰不然某死雖非祖意然寔因其一疑遂致移獄竟已死論寃有所自非祖而何某已訴之於天祖不能久矣月餘果卒

魏司馬懿功業日隆又殺大將軍曹爽篡究之跡稍彰時王淩為楊州刺史内不能平以楚王彪年長有才欲奉之以誅懿兗州刺史黃華以淩謀告懿懿自率軍討之淩不覺其奄至窮迫出迎懿遂送淩還京師淩至項城過賈逵廟下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唯爾有神知之遂飲藥死三

族皆被殺。其年懿有病，白日見淩及逵來為厲，因呼曰：「彥雲緩我。」遂卒。

魏夏侯玄，字太初，以才望為司馬師所忌，殺之。玄宗族為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置其傍，悉斂果肉納頸內，還自安頭，言曰：「吾已訴之上帝，司馬子元無嗣也。」既而師死，無子。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司馬懿泣曰：「我家傾覆，正為曹爽、夏侯玄訴冤得理故也。」

昔湖南帥司有郭太尉者，怒童不職，律以軍法。明年其夫人夢童泣訴曰：「童有罪而太尉殺之，然服役之業未盡，職於太尉之門，陰官俾吾復生門下。」翌日，馬生駒，越數歲，毛色異常，善知人意。郭乘之以迓陳帥，馬奔入帳門，不能制，陳怒斬郭。以公法泄私怨可乎。

宋福州福清縣人李元禮，紹興二十六年為漳州龍溪主簿，攝尉事，獲強盜六人，在法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兵冥搜一民以充數，皆以贓滿論死。李遂轉承務郎，常見冤死之民立於前。及調官泉州同安縣，束擔出城，鬼隨之不置，夜宿龍山邸中，暴卒。

元至元丙戌間，臨江新淦縣鄧椿林與里人爭訟于官。時傳山雲與鄧厚，

說鄧以財賂殺里人於獄逾兩月山雲病狂而卒卒之夕山雲舊識劉其坐于龍興村店見山雲與一人相紐二卒押過劉連呼逐之不及而止到家乃知山雲於是日死矣。